

1996-23

现实资本主义

奥姆真理教事件

意味着什么?

[日]桥爪大三郎

学物质沙林根本没有任何知识。

事实上,当局也同样缺乏足够的常识。长野县警察将第一个通报人——河野作为嫌疑人,又是住宅搜查又是任意调查,他们认为可能是配农药失败或者因为有青酸化合物,所以可疑。至于合成沙林需要什么样的机械和防护设备等知识都不知道,继续着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一条调查路线。

从对教团设施的强制搜查开始到教祖麻原彰晃被逮捕的几个月间,日本国民逐步地从“有可能吗”到“原来是这样”,可以说是对奥姆真理教的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

在这个时期,上祐史造成了新闻人物。上祐氏是奥姆真理教的公关部长(后来是紧急对策部长),作为拥有信徒3万人(日本的3倍)的奥姆真理教苏联支部的最高责任者,这次是紧急回国的。地铁沙林事件当时,他不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不在日本(在苏联),还因他巧言善辩,作为奥姆真理教的发言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当时的大众新闻媒介,只要有与奥姆有关的节目,便可提高视听率。于是,一时间上祐氏在电视台频频露面,尤其是他巧妙地利用了现场直播滔滔不绝,为真理教作辩解。强行搜查开始以来一个月里,上祐氏的“奥姆被冤枉”一说还真有点说服力。

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局以及众多国民当时是处于怎样的困惑之中的。

警察厅、公安当局从1994年发生的松本沙林事件中,加深了对奥姆真理教与此案关连之疑虑,设法对其进行强行搜查。然而,对手毕竟是藏着毒气伺机行动的团伙,没有足够的迹象,不能轻易下手。由于搜查准备以及后来一月份阪神大地震的发生,强行搜查工作到3月22日才决定,使奥姆教团事先获悉

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发生的当天,消息立刻传遍了我工作的东京工业大学。因为我的家人正好每天都要经过这段地铁,打电话后得知平安无事我才放心。那天开会时,我坐在校长的旁边,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根据犯人是单独犯罪还是集团犯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从被害者很集中这点来看,是个别精神不正常或个人犯罪。”总之,我感到,这事件的犯人很类似横滨出现异臭事件的犯人。但很快,查明毒气是沙林,而且被害者人数迅速扩大,最后达到死亡12人,受伤住院5000人。事件发生后数小时,警视厅根据放置毒物的位置关系,判定这次事件是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美国CNN电视台也将此事件作为世界瞩目的大事件报道了。我最初的直感是错误的。作为社会学者,对这次事件判断的失误,激起了我要理解这次大事件的强烈欲望。

警察当局的被动

既然是集团犯罪,毒物是沙林,那么1994年6月发生的沙林事件,不能不联系起来考虑。我想,从1995年1月1日的《读卖新闻》关于山梨县上九一色村奥姆真理教教团驻地周围的土壤中发现的沙林分解物的报道看来,奥姆真理教的嫌疑很大。事件发生两天后,即3月22日清晨,警察佩戴防毒面具开始了对奥姆真理教教团在全国各地驻地及设施的大搜查,数周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化学药品被查收,5月16日,教祖麻原彰晃被正式逮捕的报道迅速席卷了日本。

在事件发生前,对奥姆真理教有较详细了解的人屈指可数,最多知道奥姆真理教的名字和教祖麻原彰晃,至于对这样剧毒的化

1996年(平成8年)7月7日(日曜日)

おまけ

日本中を揺るがせたオウム真理教事件をめぐり、活発な論議が繰り返されてきた。地下鉄サリン事件から教団幹部の逮捕にいたる時期、風俗的な話題が世の関心を呼んだ。その狂騒が冷めた後、現代日本の精神状況を解説する知的な格闘が静かに始まっている。



オウム真理教を論じる著作の刊行、相次いでいる。

大沢氏は「近代」のルーツを古代ユダヤ教の一神教として捉えている。

風社刊『オウムと近代国家』。子供は親から「自由にしてごらん」という指示とこれを示してはいけな

先に行われた一宗教と社会(学会)では、オウムを生んだ神秘主義などの潮流が事件の後、衰退することなく、拡大していると報告された。

大沢氏は「近代」のルーツを古代ユダヤ教の一神教として捉えている。

オウム真理教を論じる著作の刊行、相次いでいる。

「オウム」生む社会を解読 戦後日本の精神構造と連関

オウムの場合には不幸が何もないという空虚さが入信動機となっている。サブカルチャーのパロディや空虚さの克服が現実の金否定へと暴走していったのはなぜなのか。



これまでに指摘されている通り、大沢氏もオウムの思想が多かったのに対し、オ

風社刊『オウムと近代国家』。子供は親から「自由にしてごらん」という指示とこれを示してはいけな

先に行われた一宗教と社会(学会)では、オウムを生んだ神秘主義などの潮流が事件の後、衰退することなく、拡大していると報告された。

大沢氏は「近代」のルーツを古代ユダヤ教の一神教として捉えている。

オウム真理教を論じる著作の刊行、相次いでいる。

オウム真理教を論じる著作の刊行、相次いでいる。

情报,先发制人,在地铁施放了沙林毒气。

警察厅至此才开始认定坂本律师一家的失踪事件(后述)、松本沙林事件、假谷的被绑架事件(后述)以及地铁的沙林事件等均与奥姆所为。假如事实成立,这将是战后日本最大的治安事件。更甚的是,利用剧毒气体沙林残杀无辜民众,真可谓史无前例。然而,证据却不充分。对外围进行搜查后,奥姆真理教的行动显然有些不正常。尽管如此,奥姆教与事件相关的物证却没有。从出租车公司取到了奥姆教信徒绑架假谷时在面包车上留下的指纹,这是唯一可以对奥姆教团总部所在地进行搜查的理由。说起来这与沙林事件并无关系。

### 进退维谷之原因

首先,日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有其基本原则。刑法的原则中有罪行法定主义,即不涉及刑法条文规定的,无法问罪;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中有违法搜查的禁止条文,即如果搜查的过程是违法的,取不到有效证据,不能定罪;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不允许施以法律上的差别。这些原则,都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机构的恣意践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其框架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基本法律形态。

另一方面,作为法治国家的领导者(政治家、行政当局),有维护国民安全的责任。当战争、自然灾害以及恶性犯罪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时,有身先士卒的义务。象奥姆教团这样的一系列犯罪事实已经对社会构成集团性危害的情况下,为防患于未然,决不能袖手旁观。这一点,可以看出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否已经具备。

然而,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恰当的危机管理之间,时常产生矛盾。如戒严令等危机管理有必要时,可以中止部分法规,以某些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性法规予以处置。戒严令在日本战前实行过,战后这样的法规却不曾有。这时候,以平时的法规实行危机管理,国家已经被逼上了走钢丝的冒险境地。这也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考验。

为什么会出现进退维谷的状况呢?正是因为原则上仅仅嫌疑是构不成处罚的,对嫌疑犯必须考虑其人权,在逐步收集到可靠的证据后,才能逮捕、定罪。证据不充分,即便抓住犯人也无法问罪。宁可让若干犯人漏网,也绝对不能乱抓无辜。另一方面,紧急情况下,抓住犯人是首要的,否则,让其逍遥法外,不堪设想。因此暂时也采取一锅端的办法。之后再慢慢审理,留住元凶,释放无罪者,并予以道歉。尽管侵犯人权,为公共安全的大局着想,也是权宜之计。

警察厅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中,只能采取依法解决的办法。无视交通信号、违章停车、持刀威胁等等,依据这些行为,给奥姆教的信徒确定违反交通规则、不法闯入他人领地等罪名,使逮捕有了名目。

针对奥姆教的轻罪逮捕、特别逮捕,上祐公关部长指出这是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许多人也担心,这样下去,日本会重新回到战前警察国家的时代。警察干得过分了,逮捕不当,镇压宗教等呼声很高。然而,奥姆真理教事件乃是对社会秩序的正面挑战,是战后最大的治安事件,只要不把非迅速解决不可的治安事件和普通事件混为一谈,便不会有问题。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奥姆事件速战速决。有关危机管理的特别法之缺乏说明法律还不完备。在法律不具备的情况下,依据法律的活用办法,履行危机管理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正确的。

对奥姆真理教嫌疑犯的一系列搜查,便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进行的。正是因为国民对这一事件的严重程度及其性质的理解,取得了国民的支持(国民最后并没有任何怨言)。警察的行动步骤是正确的,干得很出色。因此,对警察并无非议,但政府对此的反应怎么说也有些不妥当。

“法律之活用”,说起来好听,其基本内容是变通法律,一直作为紧急避难性的措施。警察在现场依据判断而活用法律是不被允许的,只有首相、国家公安委员会以及自治大臣等政府首脑或机关才可以这样做。拥有指挥、监督警察之地位的政府负责人,先明确表明自己承担责任:“由于事态紧急,在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采用包括轻罪逮捕、特别逮捕等诸方式发布搜查令。这只是针对奥姆真理教而采取的措施,希望给予理解。”这样的表态是应该的。然后,随着搜查告一段落,提交国会,引咎辞职。这样做才有条理。当今日本,只有使法治国家的原则和危机管理两者并存,舍此别无选择。

然而,这一次政府也好,警察也好,在面临如此重大事件时,却从未有过对国民的正式交待,相反地,却让奥姆真理教的上祐公关部长领尽风骚。由日本这种权力虚脱的症状,可以看出战后民主主义脆弱的一面。

### 他们干了些什么?

随着4、5月份搜查的进展,事件全貌开始逐渐明了。奥姆真理教对日本社会所怀抱的恶意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更甚的是,日本国民误以为“宗教团体不会从事反社会活动”。在欧美,时常有反社会的宗教祭礼活动,发生过武装暴动和集体自杀事件。如今,意识形态领域冷战结束后,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宗教。奥姆真理教事件真可谓是在日本最初出现的人类末日论的祭典。

奥姆真理教的反社会性究竟源自何处?他们有必要非得搞地铁沙林事件吗?对此,我从奥姆真理教的教义以及组织原则中进行了分析、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策动这些事件有其必然性。

让我们作一简单回顾和剖析。首先,自称出家修行者的奥姆真理教为何信崇基督教的人类末日思想?麻原教主的散发沙林的指令为何能贯彻下去?事实真相虽然有待于法院的裁判,但从奥姆真理教的教义上看,这些行动的起因并不足为怪。

关键在于奥姆真理教有许多地方偏离正统的佛教原则。首先是教团的戒律不全。戒,由释尊而定,不可变更。戒有杀生戒、偷盗戒、妄言戒等。既然守戒,便不会有出家修行者的反社会行动。然而,奥姆教团既无成文的戒律,又可依据教团中央的授意随时增减或变更戒律。说到底,“麻原教主即为戒律”。

戒律即便含糊,只要信徒皈依教主,教团依然可以维持。皈依教主的方式是麻原从印

度修行后带来的。与其说是佛教,不如说是密教乃至印度教。麻原被认为是“日本唯一实现最终解脱的信徒”,在教团内拥有绝对的权威。信徒究竟要修行到何等程度、达到哪一阶段等,都得由教主麻原来判定。得到教主亲自授教和承认、迅速提高修行地位,是信徒们的目标。

不仅如此,麻原还是经典的解释者。他读过巴利语佛典(如《转轮王狮子吼经》),在那儿有关于人类最终战争的预言。不仅佛典,约翰默示录、诺查丹马斯等也渲染了人类最终战争。人们的堕落最终招致不可避免的末日,因此,为了延长生息要加入奥姆教团,出家修行。由于教团打着末日解救的旗号,教团的势力急速扩大。

出家的考虑方式也有特点。佛教中在家者和出家者是以不同的戒律区别开来的,而奥姆真理教由于戒律含糊不清,干脆采用布施(即放弃家产)方式作为出家的标志。信徒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教团,从以所有权为根基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活动中消失。出家修行者的比例高(10%)是该教团的特征之一。然而,出家修行者的生活依靠在家信徒者的供奉是不行的,因而便再次被投入世俗社会。奥姆教团设立了面食店、计算机商店以及奥姆食品制造、机械整装等实体,所谓普通劳动是人的神圣天职,让信徒们加入劳动者行列。把世俗劳动转化为宗教价值,这一点奥姆真理教与禅宗、耶稣(教)会有相通之处。

被选派去劳动的出家修行者证实,他们相信表面上从事世俗劳动,实际上是体现宗教价值的活动。什么样的活动被称为劳动(即神圣的职务)、什么行为可使修行地位提高等,由教团决定(说到底仍然是麻原)。由于教团和麻原是难以区分的,只要麻原认为是“神圣的职务”,为了修行,不能不接受。级别高的修行者,适合这一称谓,对一般的修行者便不告知其工作内容。因此,麻原及教团干部逐渐走上向反社会阴谋集团蜕变的道路。

### 围绕另一个现实的争论

以地铁沙林事件、松本沙林事件为开端



的一连串活动,均在麻原教主的指示下,由教团干部们具体操作。依据上述思路有必要作一概要说明。

施放沙林的一伙现行犯仅仅是奥姆教团中极少数成员,应当把他们和诚实的“一般信徒”区别开来。这一论调出现在新闻媒介上。作为奥姆观察者的江川绍子也极力赞同。然而,尽管现行犯仅限于一小撮教团干部,在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毕竟是包括教团在内的广泛的反社会激情。这一点不容忽视,否定日本社会现状的过激情绪以宗教教团的形态逐渐凝缩,最终导致爆发。

从奥姆真理教特有的主调中可看出有三个内容:一是梦想着特异功能,二是执着追求教内地位,三是拘泥于分隔修行。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内容含义。

社会建立在连续(体制)和切断(改革)之上。当年轻一代对现行社会体制感到压抑时,便会以切断(改革)的方式构想一个崭新的社会(即所谓另一个现实)。冷战时代,马克思主义代表过这一新的现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以及过激派的运动,就曾经对现实社会进行过抗争,鼓舞人们相信另一个现实。冷战结束后,这种力量渐逐消失。否定现实社会的年轻一代,在失落中,被卷入宗教的旋涡里。另一个现实社会,便类似于这种状况。

梦想特异功能。上祐公关部长,便是因为期望有朝一日自己有超能力的发挥而入信奥姆真理教的。所谓特异功能(超能力)是指:(1)完备自我;(2)超人能力;(3)速达目的。这就类似于考试时的作弊行为,在竞争社会里,不做努力却梦想着大成。麻原的空中悬浮的特异功能之成功,也使人们相信这一点。他出身在并不富裕的家庭,苦于天生视力上的缺陷,并经历了报考东京大学的落榜和失意,急转之下,练就特异功能。

追求教内地位。按传统佛教,修行分为四向四果(小乘)、十地(大乘)阶段。奥姆真理教除这些外,还设立了正大师、正悟师等修行阶段。据警方调查,沙林事件、假谷被绑架杀害等事件,也是以教内地位为促动力,“重赏”之下出“勇夫”的。

拘泥于分隔修行。被称作真理舍的上九

一色村奥姆真理教教团驻地,蚕架一样的床位以及用于修行的狭小单间,使人隔绝于世,万念俱断。麻原被逮捕时,就是在一间细长而狭小的小单间内。从小便被关在小单间内成长的信徒们,他们相信隔离修行使自己进入自我空间,起到隐蔽与保护作用。就这样,入教的人一个一个被分隔开来,最后聚集成了庞大的教团。

相对现存的社会现实,宗教有其相对应的另一个现实。人们在这两个现实的边缘被争来夺去,一场争取信徒的争论便在两者之间发生。这种争论便是宗教。

奥姆教团的干部们(上层,至少麻原是比较顺利的)是在社会竞争中赢得胜利的学校精英。然而,对当今企业社会步步为营的晋升机制,显得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这种机制是错误的,反过来,他们相信另一个现实更优越(即所谓真理),迅速提高修行地位(阶段)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哈尔马格顿幻想、犹太阴谋说、神秘术信仰、新科学愿望,等等,管理社会容纳不了的少年妄想,组成了多文化观念的鱼龙混杂的奥姆真理教。

### 媒介与现实的变态

大众媒介把奥姆真理教让人们相信另一个现实之作用称之为心理控制。

相同的一件事经多次反复和暗示,使人们内心的现实感偏离,即所谓的心理控制。依据大众传播媒介的看法,奥姆真理教便是利用了心理控制法,使人不得不去相信另一个现实的存在。

80年代以后的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高度成熟的同时,开始发生变化,使人们的消费向着毫无意义的方向偏离。传播媒介已经超越出先有现实再传播现实的框架,达到了以传播变为现实的领域。以此,电视也能多样化,能创造出现实。“电视台引发了有趣的事”,这便是多样化。大众媒介开始自己消费自己,促使人们相信只有大众媒介所传播的才是现实,这不是心理操控又是什么?

奥姆真理教把信徒们集中在摆满神秘术杂志的大厅里,运用电视、计算机等工具,是个被称作依靠大众媒介的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与大众传播媒介,两者在创造现实方面,几乎异曲同工,如果奥姆真理教因为心理控制而应该受到指责的话,大众媒介也有资格受到指责。

还有一点,80年代以后的大众传媒、知识界进入了价值相对主义的时代,“只要有趣即可”(什么都允许)。针对大众媒介漠视价值,奥姆真理教便把自己赋予的现实主张为“真理”。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比,成为大众传媒与奥姆真理教的对比。

两者并存,这是相对主义驱使的结果,是一种更加堕落的形态。至今,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报道,让人看不见现实,看不见构成这个世界的力量所在,危机的状况出乎意料地暴露在眼前。

### 奥姆事件后这样的危机管理行吗?

令全世界震惊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因为使用几乎被国际公约禁止的可恶的非人道性的化学毒气,滥杀无辜,这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暗杀手段将引发连锁反应,奥姆事件也许揭开了装满罪恶的潘朵拉之盒盖。

从松本沙林事件报道中,各国公安机关当然注意到了暗杀集团有可能利用毒气的可能性;地铁沙林事件以及后来的对奥姆真理教的强行搜查,也同样引人注目;还有一点,日本的警察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妥当处理这一问题,也必定受到关注。

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的最好的办法是做到彻底搜查、快速拘捕、依法惩办。

据犯人交代,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毁灭罪证,造成物证上的困难。即便如此,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正逐步弄清。主要有松本沙林事件、地铁沙林事件,以及落合遭绑架被害事件(奥姆真理教原信徒落合,脱教后帮助

其他信徒时被抓,在麻原教主前被绞杀致死)、假谷绑架事件(因反对妹妹把全部财产捐献给真理教的原目黑公证处的假谷氏,遭绑架后被注射药剂致死)。这些事件已基本查清。板本提律师及妻子和幼儿一家三口,于1989年9月11日深夜在家中遭劫遇害,这一事件的调查也在进展中。但是,村井的被杀事件(作为奥姆真理教科学技术部长的村井,曾指挥一系列沙林施放行动,1995年4月23日,在南青山的东京总部前被自称是右翼团体成员的徐犯刺杀)、国松长官阻击事件(曾担任奥姆真理教事件搜查总指挥的国松警察厅长官,于1995年3月30日早晨出家门上班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命中腹部,受重伤),这两起事件是否与奥姆真理教有牵连仍难以判明。

如今在我们的观念中,任何案件几乎都与奥姆真理教有瓜葛。横滨异臭事件(横滨站等地一位39岁的男子用防暴剂乱射)发生后,救护车、辅助车等一齐出动,一时气氛紧张。函馆全日空客机遭劫事件,为了金钱而一时冲动的中年男子,尽管单人劫机,一提到“麻原”、“奥姆”的名字,从不知所措的机长,到政府、传媒一时陷入混乱状态。龟井运输大臣和野中国公安委员长按劫机防止条约的原则安全地处理了劫机事件,尽管如此,假设是集团持枪,或者由奥姆真理教计划犯罪,政府究竟能否妥当处理不免使人担心。

不必要的胆怯也是出于无奈,但把形势想得更坏些也是有必要的。假如,奥姆真理教能成功制造出手枪(AK74型)、并武装上数百人规模的部队,而且,日本政府对此行动并未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奥姆教团不仅对市中心施放沙林毒气,而且会对核电站下手,予以烧毁。那样的话,灾难性的核能污染将覆盖日本列岛。人们将一时很难知道是奥姆所为,他们还会宣传:“尽早入奥姆教可得解脱”,许多人也会深信不疑,攻击目标还不只限于日本,

# 今、「安全」を考える

日本安全保障再定義の夏

6

「安全」の横に「危機」がなければ、本棚の下敷きになって死んでいかねない。西宮市在住の作家・小田実さんは、阪神大震災の被災体験から「人間が安心して住める国」について改めて考えている。

「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

「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

「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

「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安全」とは何か、がいま問われている。

## 危機が多様化し複雑に「個」と「社会」見直す時

「安全」の横に「危機」がなければ、本棚の下敷きになって死んでいかねない。西宮市在住の作家・小田実さんは、阪神大震災の被災体験から「人間が安心して住める国」について改めて考えている。

## 安全観



「衣食住」は満たされて「安全にもルールや順序がある」

「安全にもルールや順序がある」

「安全にもルールや順序がある」

大原悦子 おわり



大震災、地下鉄サリン事件、そしてO(オー)157。日本の「安全神話」を崩す事件が次々と起き、改

## 現実資本主義

責任追究。这样的日本,没有历史。

战后,国家的主体性在历史长河中失去了半个世纪,很明显地,奥姆真理教这个副产品出现了。

奥姆事件的核心,是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轻易地相信奇怪的现实,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反社会的行动中。那种现实,不属于任何正统的思想体系,是神秘术的妄想、最终愿望、超常科学信仰以及其他不伦不类的繁杂信念(例如,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犹太阴谋说、反美国立国论等)的集合体。日本的知识界,哪怕有一种正统的思想能发挥正面的机能,也不会有这种奇怪的现实在人们中间堂而皇之地扩展开来的余地。

奥姆事件,是战后日本自身没有构成国家意志,没有直面自己的历史,没有进行政治选择……一句话,没有构成让日本这个国家成立的足够的现实的结果。

日本人毕竟再也不愿遇到奥姆事件。宗教团体和过激派相同,甚至比过激派更具危险性,是真正的反社会阴谋团体,这一点至少人们已经理解。越过价值相对主义的混乱,去随意闯进“另一个现实”,非得慎重不可。

战后五十年的今天,我认为将以政治改革为序幕向前迈进。反映冷战幻想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体制解体之后,经过过渡的联合政权,按选举构成政权的民主主义本来的逻辑运作,小选区制将率先表现其机能。选举构成政权——如果国民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和活动,以政治力量实现官僚支配的时代将划上句号,人们将自觉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明确自己的主权。健全的现实感受由健全的时间(历史感受)、空间意识(国际感受)来维持。日本这个国家需要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这是奥姆事件留给我们的课题。

(作者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俄国甚至其他国家,类似的暗杀活动也会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奥姆真理教事件彻底解决与否,关系到日本国的国际信用这一重大问题。

## 奥姆事件意味着什么?

1995年恰好是战后五十年,阪神大震、地铁沙林事件接踵而至,使人感受到与战后和平环境极不相称的历史的波折。

这里暴露出一个问题,战后的日本社会,在美国的庇护下,政府放弃了许多作用,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放弃了的作用之一是国防与安全保障。日本宪法提倡放弃战争,在没有正式军队的情况下维持至今的,是冷战时期美国远东军负起了安全保障责任,美国的核武器保护了日本。日本没有必要拥有自立的安全保障政策,也没有这样的自由。

因为政府的作用是相互关联的,放弃某项作用,势必影响其他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会失去政府的自立性。例如,情报活动,关系到日本本国安全保障的许多情报,都是依靠美国,日本自己没有侦察卫星,何时美国给日本提供何种情报,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定。单就这一点,日本要想独立决策亦非易事。

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也同样残缺不全。占领军通过公职任免权,明确表示了不允许不合美国意志的政权存在。日本国民,不能选择自民党以外的政党政权。结果,社会党、革新党,充其量作为反对党,失去了现实性,同时也失去了组建政权的能力和欲望。

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持有自我意图的日本,连对过去承担责任的事也办不到。美国公认“军部=恶者”的历史观,对天皇免罪,认为大多数的国民是受到军方的欺骗。冷战时日本在这场苦肉计中被当作民主主义阵营的一条翅膀。同时,日本自身也没有做到对战争的